



## 学科导航4.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

失语状态下的生存——评先锋诗人余怒的诗歌《剧情》

<http://www.fristlight.cn> 2007-09-06

[作者] 林峰

[单位]

[摘要] 近几年的诗坛让人倍感寂寥，诗歌越来越边缘化。诗人虽多如过江之鲫，但在你方唱罢我登场后，留给世界的只是混乱：思想的混乱，情感的混乱和理论的混乱。而先锋诗人又是近几年比较活跃的，同时也是受到最多争议的诗人群体。余怒是先锋诗人中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对其诗歌的评析能加深我们对先锋诗人及先锋诗歌的认识，也有利于中国诗歌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 诗歌;《剧情》

余怒，原名余敬锋，1966年12月生于安徽省安庆市，海子的同乡。毕业于上海电力学院企业管理系，现任职于电力系统。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诗歌写作，1992年后诗风渐渐先锋起来，成为先锋诗人中的代表人物。“先锋诗歌”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1985年四川西南师范大学等校创办的《大学生诗报》，后随着“第三代诗人群大展览”而渐被人所接受。学术界一般都认同先锋派是继“朦胧诗”之后出现的对前者既有继承又有扬弃的一个诗歌流派。当然这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它既包括“第三代诗人群”也包括“第三代后诗人群”，而它的基本特点也被认定为以个体生命体验为最终的实现目的的私人化的“个人写作”话语方式，放弃意义，逃避知识、思想、意义，超脱逻辑、理性和语言的束缚，语言上向外转极端口语化，向内转又极为深微。在21世纪首届中国青年诗会上，余怒谈到他对先锋的认识。他认为，先锋就是独创的同义语，不创新就不能称先锋。先锋的姿态就是创新的态度。先锋不是从内容分的，它是从语言的角度独辟蹊径。他还认为对写作而言重要的是：一首诗是怎样写的，为什么要这么写？有的诗通过语感来支撑，在当时或许有创造，但语感毕竟是可疑的，不能通过多次阅读。他说：“我个人更注重语言间的因果关系，喜欢写些荒谬的东西，追求诗性的发现；一生的努力，恐怕就要致力于寻找句子之间的荒谬关系。”<sup>[1]</sup>他这句话或许可作为我们解读其诗歌《剧情》的关键。下面我尝试分析一下余怒的《剧情》。“你在干什么/我在守卫疯人院/你在干什么/我在守卫疯人院/你在干什么/我在守卫疯人院/我写诗，拔草，焚尸/数星星，化妆，流泪”阅读这首诗，扑面而来的感受是它的形式的特别。全诗很短，只有四个诗节，每个诗节也只有两句话，但诗人却在前三节重复着两句话：“你在干什么/我在守卫疯人院”。先锋诗人重视形式的独创由此可见一斑。日尔蒙斯基说：“如果说形式成分意味着审美成分，那么，艺术中的所有内容事实也都成为形式的现象。”这表明诗歌作品当然能够包含认识、道德、宗教等等成分，这与它的纯艺术形式并不矛盾。这一切可以通过纯粹的形式实现与呈现，但形式不会屈从与他们。形式在建造的过程中，唯一向着自身的完善前进；它能够包含（表达出）那一切，是完成后自然具有的能力之一。所以，形式的深刻正来源于形式。<sup>[2]</sup>从《诗经》开始，形式就已显示其重要的意义及作用。重复或曰叠唱复沓就是其主要的形式手段。在回环往复的吟唱中，诗人的情感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渲染和抒发。而《剧情》中，这种重复又不仅仅如此简单，诗人很明显是在模仿和借鉴“现代派”的手法。把台湾“现代派”诗人林亨泰的诗歌《风景》（其二）拿来作个比较我们会发现这一点。“防风林的/外边 还有/防风林的/外边 还有/防风林的/外边 还有/然而海 以及波的罗列/然而海 以及波的罗列”。但两首诗在语气和内容上又有明显的不同。《剧情》中，诗人有意识地重复着“你在干什么/我在守卫疯人院”，这让我们不得不思索：诗人意在强调什么。这两句话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对话，这就出现了两个人物：“你”和“我”。“你”是发问者，“我”是应答者。值得我们思索的是发问者的语气，“你在干什么”既可以是询问的语气也可以是质问的语气，这就造成理解的多义性。但不管“你”是询问还是质问，这个发问者是站立在“我”的对立面的。“你”不理解“我”于是“你”询问，或者“你”“我”之间处于敌对状态，“你”质问“我”。而我更愿意把“你”当作一个质问者，因为诗人的三次重复加重了质问这样一种语气，这样以来，“你”就更具有攻击性。而“你”是与“我”相伴而生的，“你”的攻击性愈强，“我”所面对的压力也就愈大，“你”越具有攻击力，“我”的被质问者的形象也就越鲜明。我们就来看看“我”这个抒情主人公形象。面对着“你”的连续的质问，“我”毫不退缩：“我在守卫疯人院”，尤其是“守卫”一词最大限度地刻画了一个守护者的执着、坚持、自信、信仰甚至顽固。余怒说他“要致力与寻找句子之间的荒诞关系”，但他的“荒诞”不同于加缪的“荒诞”。加缪的“荒诞”哲学是：在荒谬的世界中，人最终能够坚持一种信念——担当荒诞。因为他和其他

的诗人及哲人一样，早就认识到世界的无意义性。[iii]而余怒只是通过“寻找句子之间的荒诞关系”来发现并强调其背后的深刻内涵或曰象征意义。“守卫疯人院”看似荒诞，但联系诗的最后两句“我写诗，拔草，焚诗/数星星，化妆，流泪”，我感受到了这种“语言间的因果关系”背后的意义。“我”“数星星”，拔除草坪上的杂草，可见“我”是一个热爱自然，追求自由，纯真质朴的人，所以“我”写诗就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了。但现实是残酷的，因为有那么多的“你”存在。在被人误解甚至被人批判中，“我”只好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焚诗（尸与诗同音，或许诗人正是借此来隐喻什么），然后带上假面具在社会上虚与委蛇，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仍“守卫疯人院”。由于诗人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人们常把诗人看作是疯子一样的人物。这样，“守卫疯人院”表达的也就是对诗歌精神、诗人理想的一种坚持。尤其是在这个已经公开张扬物质欲望的物性世界，人的精神生存已被挤向这一世界的边缘。而精神作为一种存在，其最有效的反抗可能是其具于存在高处的独立性的保持，与其独立领域的据守。所以我并不赞同有人说这首诗并没有令人震撼的力量，唯一的感受是诗人在描述一个病态的社会，是简单的描述而已的说法。同时我还要说的是，这样的诗歌具有强烈的超验色彩和语言实验成分，当然语感也非常突出。然而正像周伦佑所界定的，“语感先于语义，语感高于语义，故而语感实指诗歌语言中的超语义成分”[iv]因此语感放弃了意象，放弃了修辞学意义上的语法，放弃了词语转换，因而这样的诗歌在阅读上也就更具封闭性。当然我的解读也可能无意中犯了一个错误，因为先锋诗人本来放逐的就是意义和精神。正如诗歌评论家陈仲义评价余怒的诗歌时所说的那样：“它不能具体解释，但可以具体感受；它不易确定边缘，但可以发现深度。”[v]那么我的一切解释的努力都是徒劳无功。注释： [i]石飞沙《21世纪首届中国青年诗会长镜头》《诗歌月刊》2001年12月 [ii]参见南野《形式——先锋诗歌的实质性话语》《南方文坛》1996年05期 [iii]参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7月第40-41页 [iv]周伦佑《非非主义诗歌方法》，《非非》创刊号1986年 [v]见黄兆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4年度诗人”提名》《南方都市报》2005年2月28日版作者简介：林峰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2005级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中国现代诗学 籍贯：河南驻马店 性别：男 1976年11月5日出生地址：重庆市北碚区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邮编：400715 电话：023-68291706 13102328072 电子信箱：linfeng5929121@163.com

---

[我要入编](#) | [本站介绍](#) | [网站地图](#) | [京ICP证030426号](#) | [公司介绍](#) | [联系方式](#) | [我要投稿](#)

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 2003-2008 Email: [leisun@firstlight.cn](mailto:leisun@firstlight.cn)

